

台湾觀選二三事：壞掉的也不會隨便丟掉

無論你是不是這個國家的人，都可以監督民主的產生。



2024年1月13日，大量群众聚集在民进党竞选总部外庆祝总统胜选(左)。2024年1月12日，选前之夜，柯文哲的支持者们购买应援物件(右)。摄影：夏野

端传媒记者 夏野 发自台北

刊登于 2024-01-19

[#观选](#) [#台湾大选](#) [#民进党](#) [#国民党](#) [#台湾政治](#) [#柯文哲](#)



颜色

台湾大选投票日夜晚，我同香港来的朋友青川，搭计程车前往民进党竞选总部。九时许，结果已经落地。在司机旁的小屏幕上，正播放著选票实时数据。我们在车上闲聊著总统选举票数，一头白发的司机静静听著，突然悠悠搭话：国会议席还是国民党多一票啦，顿了几秒又道：是年轻人不懂啦。

我想这个“年轻人不懂”，说的是民众党的支持者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观选。在我踏上台湾这片土地后，第一个想解决的困惑便是，我觉得自己很难理解柯文哲现象意味著什么。于是，1月12日选前之夜，在三个阵营造势场之间，我选择先来到凯达格兰大道，民众党的冲刺现场。

凯道座落于总统府前，原名是“介寿路”，意指为蒋介石祝寿。凯达格兰为台湾最早的原住民族，2016年政府改名凯道，以示对原住民文化的尊重。在1月11日民进党造势大会上，赖清德在这里喊著“台湾不走回头路”。

翌日，同一条大道变成另一种风景。我从捷运站往凯道走，沿路几乎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一辈，也有不少新手父母推著婴儿车或抱著宠物融入人海。虽知柯粉是年轻人居多，但当我真正来到现场，仍被这蓝绿色人海震撼。

人海外围的街道上，有人摆摊卖应援头灯。蓝绿色的小草形状，一路上随处可见。人们的头上和鸭舌帽边，也长出鲜绿小草。除了常见的小旗帜，支持者们也挥舞著充气棒球加油棒。这些选举应援物件很吸睛，我仿佛走入K-Pop演唱会现场。在集会现场外延，不时有年轻人自发高喊口号，不像民进党集会那样，支持者通常是被动回应主持人的呼叫。

前一晚民进党造势晚会的现场设置，是将舞台放在凯道的一端，背靠总统府，面向宽阔笔直的凯道。柯文哲的现场，则是在凯道中间设置高台，群众四面环绕。聪明的设计，让政治人物在催情催势的场合从人群中走出，激发最大的情绪动能。

这些天，我脑中囤积了许多对柯文哲的疑惑，触动那些不解的关键词包括厌女言论、蒋渭水的民众党、民主小草等。而在民众党造势现场，写上告白台湾的白纸，网络中“KP白纸运动”的标签，也让我数度神回对岸的乌鲁木齐中路们，也想起许多消失的、离散的、创痛累累的人们。



2024年1月12日，民众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柯文哲、吴欣盈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办“台湾选哲1定会赢 公民凯道之夜”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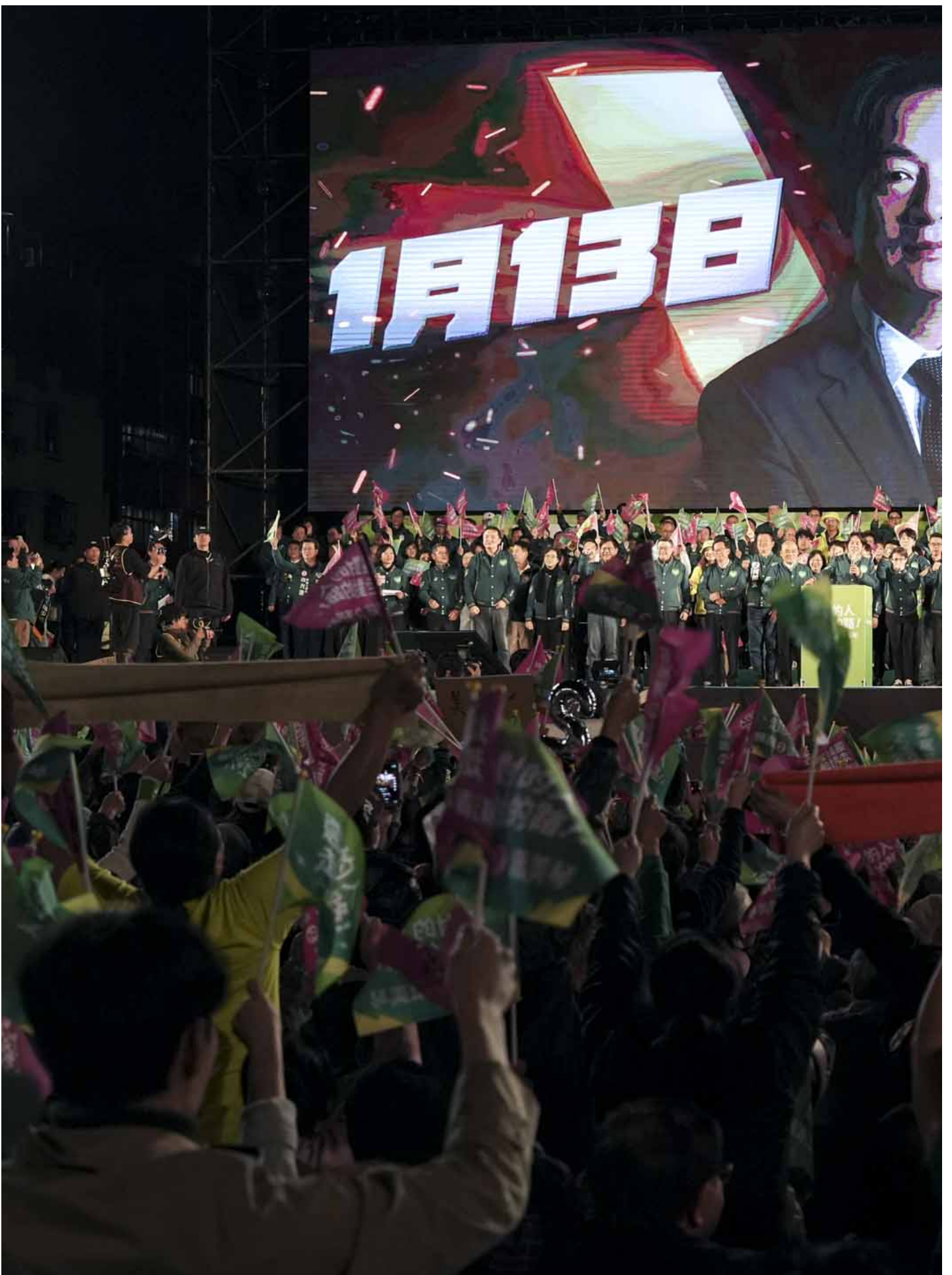
“白纸人人都能用”，柯的支持者如是说。反对者则认为，在政治竞赛中，挪用、篡改已有名词，是不尊重历史和他人伤痛之举。如果我们回到白纸运动本身，那是中国疫情封控三年，2022年末因乌鲁木齐大火点燃的反抗行动。这场运动吸引全球视线，被视为中国八九后最大的民间抗议，后续影响仍在发生。尽管什么都没写，举着白纸的人们仍会被政权打压、清算。通过这场选举，我才发现原来那些无比珍贵的声音，不仅会被威权压抑，也会被民主的多元重塑。

思绪回到现场，柯文哲的支持者正将凯道铺满。他们的呼声此起彼伏，热情鼓噪。我逐渐感到泄气。同行的台湾朋友阿叶反感柯文哲，决定将总统票投给民进党，仍在犹豫政党票（不分区立委）要不要支持小党欧巴桑（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）。来到柯文哲现场的阿叶，身体蜷缩，她说这和去国民党现场是很不同的体验（尽管她没去过），“觉得（这里）有些人（有差不多的价值观），应该是和自己站在一起”。尽管心绪复杂，她也能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，年轻人们成长于民进党时代、对民生问题感到不满、没有经历过太阳花运动，厌恶两党恶斗和意识形态挂帅，于是支持柯文哲。这些脉络我可以理解，但感性上却觉得很难接受。

另一位同行的朋友出生中国大陆，熟悉中港社会变迁，近年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台湾。她对这一切倒是平静，觉得我的困惑惆怅是矫情，认为有第三势力出现是民主社会的模样，也是台湾民主进程的必经之路。

我想起前不久的香港区议会选举。若你初抵香港，只看街头文宣，铺张在马路边的巨幅广告和横幅，以至地铁站的广告灯箱，都在告诉你这将是场激烈盛大的选举。套用官方的话语，香港新选制是五光十色。但这么用力布置选举氛围，结果却是沉寂，投票率突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新低。反观台湾，至少不是只有一种颜色，也不只有一种声响。如果觉得两个颜色陈旧，就添上一笔新的色彩。或许这就是民主。

“香港（选举）是一个尸体，但搞得像活得一样。”阿泽说。他20多岁，人生大多时间在中国大陆度过，现今在海外参与社运。选举前一周，从外国飞抵台湾。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往后的人生难以自由相见，台湾就像一片飞地，让我们相见畅谈。



2024年1月12日，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、萧美琴在新北市板桥第二体育场“台湾美德站出来，迎向胜利选前之夜”。摄：黄永俊/端传媒

我们都没有选票，也没有选举/投票的政治参与体验。他总强调自己是局外人，去到各个党的造势现场或竞选总部，他也心无波澜，冷眼旁观。“台湾选举对台湾有影响，但对大陆没有影响，对我没有切身利益。我是来看他们怎么实践民主选举过程，大于结果。”阿泽也有自己的好奇，“（台湾和大陆有）很类近的文化和语言，没有太多障碍，但会有这样大的差距。”

选前之夜，阿泽来到凯道。他也讶异这里超高的年轻人浓度，尤其多数支持者是年轻男性。他对比国民党造势大会，“是一群老爷爷老奶奶，好像邻里邻社组团来的，旗子和衣服都搭配好的。”这让我想起在香港选举中，建制派亦同样擅长动用社团力量来组织投票。

相比我的郁闷，阿泽则很有兴趣与柯文哲的支持者聊聊。

和阿泽聊天的是三位男性支持者，他们彼此是好朋友。阿泽说他们眼中盛满期待且相信柯文哲能胜选的光。他们认为蓝绿两党互相抹黑打击，一直在吵一个“伪命题”——两岸开战根本不会急迫到来。而柯文哲，是中坚力量、务实，不讲统独，谈具体问题，任职台北市长期间清廉，做技术性官僚。

至于厌女言论，他们不反感吗？他们承认柯是有问题的，但人总是会犯错，政治人物不是神，有改正机制、以后重新学习就好了。他们还认为，党内有很多女性做关键位置，这就说明民众党也在注重性别议题。他们又反问，民众党真的厌女吗？

战争，也是一个具有关注温度差的话题。几乎见到每一位台湾朋友，我都会好奇对方怎么看战争。一位朋友说自己乐观，短期内不会打。这可不是阿Q精神，他洋洋洒洒抛出地理、洋流等分析，我听得津津有味，差点也将战争忧虑抛诸脑后。我与阿泽分享这些理性分析，阿泽毫不犹豫地说，威权是没有理智的。

与阿泽聊天的一位柯文哲支持者出生于1998年，他说从小对自己的国家就没什么认同，也没有骄傲之处。阿泽对他说，台湾被视为华人社会的民主灯塔，是唯一有民主的地方。年轻人听到这话很惊讶：是喔，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


2024年1月12日，民众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柯文哲、吴欣盈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办“台湾选哲1定会赢 公民凯道之夜”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阿泽想起，在自己目前生活的欧洲国家，他认识一位学艺术的台湾年轻人。对方说许多台湾年轻人都是去咖啡店，心中无政治。她来到外国才发现，大家都在讨论俄乌战争、气候变化。她心想台湾是不是没希望了，年轻人都不关注政治了。

今次总统选战结果可以看到，民进党票数比上届减少200万，票数被视为分流到了民众党，“他们没有弃保，坚定投给民众党。执政党不应该（为胜选）感到开心。”在阿泽看来，民主的方式不只是看结果，更应该看到的是民意的反应、民意有什么变化。

真实

阿泽对造势现场并不感冒。

民众党造势现场人山人海，阿泽觉得一股像抖音神曲音律的歌曲钻进了自己的耳朵，“是蛮好听的旋律，现场有人舞动，像大型 show 场。”众人挥舞手机灯，给政治明星应援、打气。看著支持者投射自己的情感和期待，他怀疑严肃政治在这一刻只是为了结果，用泛娱乐化的方式将政治扁平化，“国家切切实实要解决的问题，在这一刻都消失了。这一刻让我有点害怕，政治怎么变成这样。”

阿泽也在民进党竞选总部留下足迹。竞总被包装成墨绿色主调、棒球主题，墙体挂著闪亮的“Team Taiwan”。人们购买棒球外套、印有护国神山的T恤、彩虹毛巾等纪念品以表支持。候选人被设计为亲切的漫画形象，身旁站著一猫一狗。阿泽心里清楚，竞选总部、造势大会的设计是某种选举文化，也只是选举工程的一环。尽管候选人们也讲解政见、参加电视辩论，但他仍认为泛娱乐化的竞选会消解政治严肃性，某些现实的东西会被掩盖。

2024年1月13日，台北大同区的投票情况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选举意义的真切在投票日当天显现。

1月13日下午4时，投票结束。全台有17795个投开票所，许多投开票所设立在小学。我来到台北市西区某所小学，这里有三间教室设置为票站。教室外的墙上贴著选举公报，白底黑字，选民可浏览候选人的学历、经历和具体政纲。

若平日没有紧贴台湾时政新闻，你很难在媒体（尤其国际媒体）的选前报导中看到众多小党的身影。公报打破了我对台湾政治的粗浅印象，不分区立委政党参选者，除了蓝白绿、一些更有名气的政党例如时代力量、台湾基进等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党，加起来共有16个政党。

公报上，小党们的政见内容设计多样，“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”、“台湾基进”的文宣，图文并茂，善用漫画和数据；也有极简文字风格，例如中华统一促进党写道：“做为两岸和平的大使 积极开拓大陆的市场 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”。小党政见百花齐放，议题无边界，有人关注民防能量、制定社区层级的粮食储备计划、关注儿童权利保障，大麻、代孕法制、吸烟草业、性工作者权益、开放大陆移工等议题亦在其列。

选举公报上的各党政见。

选举公报上的各党政见。

选举公报上的各党政见。

选举公报上的各党政见。

选举公报上的各党政见。

选举公报上的各党政见。

选举公报上的各党政见。

选举公报上的各党政见。



小党抓住阿泽的目光。阿泽参与的观选团拜访了“欧巴桑”，这是在2019年成立、首次参选立委的女性政党，以儿童和在地妈妈权益出发。他听来一个故事。在一个公园，孩子们都喜爱荡秋千，但秋千数量不够。有人提出设立计时牌，三分钟轮替。“欧巴桑”认为这是东亚社会深植的归训理念：要守规矩，没有站在服务对象——小孩子的视角来看待问题，三分钟是玩不够的。那么，民主社会该怎么解决呢？能不能协商呢？比如和下一个孩子说，自己想多玩10分钟，或许下个孩子原本也只想玩10秒。

“把小孩子当作人，这是对思维方式的挑战。”阿泽很认同“欧巴桑”的理念和社会触感，他觉得小党扎根民间，看到社会日常细微之处，挑战墨守成规的事情，是真实的生命体验。参观大党时听到的政策介绍，阿泽倒是没留下什么实际问题的记忆点，“大党弊病，太会宣传了。”

2024年1月13日，台湾大选开票，台北万华区法华寺点票情况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计票现场对普通民众开放。在计票区，总统和分区立委同时开票，由两组工作人员构成，并列左右。一组有5人，先从选举箱中拿出一张选票，传递到一个人时查看投票选择，第三个人双手展开选票、高举过头，让后方民众可以监票，同时喊出投票结果，统计票数的人再重复喊出投票结果、在黑板上的计票单一道道画正字，最后有人接过选票进行整理。整个过程迅疾有序，工作人员声音洪亮，站在后方的监票民众可以清楚听到选票流向。

我所在的小学，三个教室都有民众监票，多是中老年人，有白发老人用手机录制监票过程。教室内有警力维护秩序。监票氛围肃穆又自然，仿佛这个片刻就是日常寻常一隅。投票日这天晴朗温暖，教室外头的体育场，孩子们在那儿打球玩闹。

当我和阿泽聊到监票体验时，他的眼睛终于炯炯有神了起来。阿泽印象很深，在计票之前，工作人员先宣读了一段话，之后在众人面前撕开封条，公示何谓有效票、何谓无效票。这是个神圣的仪式，阿泽紧紧盯著解说，将各种规则装进记忆，因为他也要参与监票。“这整个过程，在你眼前展开，一秒一秒，一声一声。工作人员是很卖力在做这件事，没有作假和欺骗，这是认真地运作民主。”阿泽声线溢出振奋，微微加快语速，“现场也有警卫维护治安。警察力量不是在干预选举，是在保护民主，能看到国家力量在选举中体现在这里。你在中国的选举中能看到什么？”

“电视台数据可能有注水。但现场是真实的，民主中的真实让我震撼。民意在被计算，能体现国家意志。（选举过程）这么赤裸地公开，这对他们是常态，但对我是很震撼的。”阿泽想像著自己早上出门投票，这张票下午就成为一道痕，“我作为公民的想法在民主实践中被尊重，这是我感动的，人是有人权的。”

在监票的过程中，阿泽终于从局外人进入到台湾选举，“这件事本身和我没关系，但我作为一个人，都能感受到人权被尊重。无论你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，都可以监督民主的产生。我有幸可以参与这个监督，能确保真实的计票，也会让我感到可惜，不能监督自己国家的权力。”

2024年1月12日，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、萧美琴在新北市板桥第二体育场“台湾美德站出来，迎向胜利选前之夜”。摄：黄永俊/端传媒

乐园

大选日夜晚，民进党竞选总部外是庆典，支持者们一早塞满现场，人们脸上的神色多了安定和振奋。接近尾声，舞台高空喷射出彩色纸条，绿色配粉色，这是民进党的选举色调。逆光望天，好似一场漫天大雪。就著催情的呼声和音乐，让人不自觉沉浸其中。

散场后，香港朋友青川蹲下身，捡起几张彩色纸条递给我，我才看清一张长度约莫4 cm、宽度1 cm 薄薄纸片，还印了选举口号“选对的人 走对的路”。

青川有些沉默，我们逆流往会场前方走去。我问她感受如何，她微微皱著眉头，脱口而出：我好想有一个XX。其实我们平时鲜少直接聊政治，或许因为此刻我们不在香港，青川的思想才能挣脱公权力的枷锁。当我表达想记录下我们聊天的想法，她立马正色道：那我不能这么说了……我好想有一个乐园。

四年前的大选日，青川也在此地，她将对家乡的爱投注在另一个国家的民主参与中。今时今日，心情已截然不同，她觉得大选里没有香港焦点了，自己已不再贴近，成为局外人，“关心别国政事，其实也是有距离的。”直到青川在现场偶遇一位已在海外生活的香港朋友，他们关心著对方近况，我才看到她脸上的神情松弛了一些，眼睛闪著光。

在上届大选中，香港成为一大关键词。今天的香港在哪里？

如果你很用力地搜罗，香港还在那里。例如民进党现场，有著零星举著“Taiwan is NOT another Hong Kong”的牌子和挥舞黑旗的人，仍能引起不少注视，路过的人纷纷凑近拍照。但对比2020年大选的黑色元素，选举现场的香港身影微弱。媒体报道中，香港观选团近乎隐身，建制派被提醒不要观选，记协也不再筹办观选团。在台港人有对执政党的失落，也有继续支持的信心。

创伤和恐惧经已渗进大家的身体。官方活动结束后，许多人不愿意离开，摄像机和麦克风们捕捉著支持者的身影。青川、我和一位大陆朋友也没离开，凑在一起聊天。一位男子举著手机走近我们，不到两米的距离，镜头直视我们的脸，大家下意识地撇过头。

2023年12月29日，新北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大选翌日，台北晴朗依旧。这是一个星期日，前夜的喧嚣停留在过去，街区弥漫著松弛的气息，选举氛围好似水龙头一样能被关上。我们随兴找到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小憩。店内贴了许多独立音乐、艺术文化展览的海报，书架上躺著一些漫画、摄影书籍——台味十足。

这里却意外藏著香港：在洗手间内的踩踏式垃圾桶盖上，贴著香港如今已经不被允许公开说出口的社运标语。我和店员说：垃圾桶还蛮有意思的。店员一脸疑惑：垃圾桶（的踩踏位）是坏的，要用手打开盖子喔。我解释讲的是标语贴纸，转念一想，这个垃圾桶也蛮像香港的处境。店员笑笑说，对啊，坏了也不能随便丢掉。

我想坏掉的垃圾桶精神也不只在说香港。一个社会出现问题，不会一刀切地抛弃或改造。政权可以聆听各种意见、修修补补，政府出现问题也可以由公民社会、专业团体监督。颇有争议的候选人可以被选上，也会被投下台。

从一个沉寂的社会走出，我欣喜于台湾的吵闹。连日来，随意走进的台北早餐店、咖啡店、热炒店，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大选，一杯啤酒下肚，聊蓝绿白，反思社会运动。那些声音让我的脑细胞获得新鲜氧气。曾经被对岸定罪的李明哲，可以在公开场合受访，无人打扰，不需要费尽心思专门找隐蔽场所。在大选日，人们在书店举办开票 party，共同度过选举结果揭晓的时间。而在香港区议会选举那天，我的朋友去探监，跑去参加 Pink Dot 活动，那里也是粉色庆典，就在前不久，香港立法会议员频频追击同志运动会。

我一直在想民主是什么，这个宏大的词语可以很复杂，也可以被政权随意定型。至少在这里，民主的日常是，谈论政治不需要避讳，不需要专门走进有颜色取态的餐厅才能嬉笑怒骂执政党或在野党。民主是可以吵吵闹闹，一张投票纸可以转化为切切实实的结果。民意可以挑战执政者，人民可以不关心政治，想关心的话途径也很多。民主是，如果不满意蓝绿，那你可以选择白色。总统结果尘埃落定，执政党可以通过民意转向反思自己；不分区立委小党全灭，社会便再讨论修改选举机制，调整政党票门栏。民主是，我们可以一起感受和思考社会该是什么模样。民主也不是一条完美无瑕的道路，但只要在路上，就仍然存有让社会更好的可能性。

“无论你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，都可以监督民主。”阿泽说的那句话一直盘绕在我脑中。对我来说，无论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，都能体验到民主社会中公权力的运作，能看见民间的回应，自由空间中会迸发出的多元声音，你的声音也被纳入其中。于我而言这是最宝贵的体验。

[#观选#台湾大选#民进党#国民党#台湾政治#柯文哲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